

# 戰疫1年間

新冠疫情反覆持續逾年，全港數十萬名學生面授課停完又復、復完又停，隔着屏幕的網上學習取代了實體互動的課堂；昔日熱鬧的校園顯得冷清，家中變成另類「教室」。同學、老師如何看待疫情前後的巨大差異？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名師生，總結過去一年的疫下學習和生活「新常態」，細說當中的不安與挑戰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



## 練禮婷：喺屋企上堂，不敢隨時開咪，驚嘈到家人

港人居住環境擠迫，協調家人活動空間成為學生在家學習的前提。家住公屋的廠商會中學中五生練禮婷描述自己的「網課日常」，指因疫情開始時父親剛好退休，空間不大難免擔心影響對方，「喺屋企上堂，不敢隨時開咪，驚嘈到家人」；另一方面，父親頻繁出入房間亦對其上課造成一定滋擾，「怕學習成效未如理想，影響文憑試表現，語氣中充滿不安」。

禮婷一家三口只靠母親一人做按摩和餐飲業兼職餬口，疫情下按摩和餐飲時常被迫休業，母親收入不穩定，全家壓力倍增；禮婷除要應對來年公開試，亦要做兼職補貼家用，如剛過去的聖誕假期她不得不放下學業出外打工，年紀輕輕已要面對生活和學業的雙重挑戰。



## 馮心雨：沒有老師盯着自己很鬆懈，有時開了電腦人卻睡着了

同班好友馮心雨多番安慰練禮婷，兩人從中一開始一直非常要好，每每臨近考試，便會去對方家中溫書，互相監督學習。心雨笑着說：「網課面對的是一部無感情冰冷的機器，一人在家學習好孤獨，一點學習氛圍也沒有，沒有老師盯着自己很鬆懈，有時開了電腦人卻睡着了。」談起疫下網課最大的困擾，心雨抱怨指，自疫情開始鄰居不時裝修，加上隔音不好，不僅讓她深感煩躁，更多的是影響聆聽老師講課。



## 關文迪：眼睛不再是心靈的窗戶

另一同班同學關文迪則表示，在家網課的小息過後，有時開始上堂了都不知道，也有一邊吃早餐一邊上堂的情況，太過鬆懈；雖然同樣讀中五的表姐寄住在其家中，卻因中學不同、進度有異，無法一起學習互相督促，唯有靠自己自律。談起網課的趣事，文迪提到，有老師曾以戴着口罩為切入「疫中作樂」改善課堂氣氛，說上課時完全看不到同學的表情，要靠猜，單憑眼睛看不出大家的想法，「眼睛不再是心靈的窗戶」，聽到這句同學們都笑得前仰後合。

學不同、進度有異，無法一起學習互相督促，唯有靠自己自律。談起網課的趣事，文迪提到，有老師曾以戴着口罩為切入「疫中作樂」改善課堂氣氛，說上課時完全看不到同學的表情，要靠猜，單憑眼睛看不出大家的想法，「眼睛不再是心靈的窗戶」，聽到這句同學們都笑得前仰後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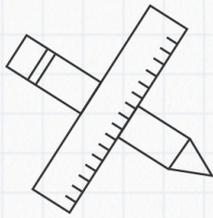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陳清濤：學習氣氛一落千丈

停課網課影響學習進度，對應屆文憑試生就更覺困擾。創知中學中六生陳清濤表示，去年中五下學期時已開始停課，按原本計劃，中五級可教完九成高中課程，升中六後主要溫習和寫題，但疫情殺到，計劃被迫延緩，「到疫情稍緩時，上網課及復課，但學習氣氛已一落千丈，從一個繃緊的狀態備戰DSE，但疫情一來幾月份的放假讓心情都鬆懈了，」在家學習無法集中，對學習狀態影響很大，「整日困在家，精神不振。」幸好經長時間適應，近月備試狀態漸漸提升，希望4月開考時能有好表現。

去年中五下學期時已開始停課，按原本計劃，中五級可教完九成高中課程，升中六後主要溫習和寫題，但疫情殺到，計劃被迫延緩，「到疫情稍緩時，上網課及復課，但學習氣氛已一落千丈，從一個繃緊的狀態備戰DSE，但疫情一來幾月份的放假讓心情都鬆懈了，」在家學習無法集中，對學習狀態影響很大，「整日困在家，精神不振。」幸好經長時間適應，近月備試狀態漸漸提升，希望4月開考時能有好表現。

# 網課常態 師生齊捱



## 課外活動推遲取消 「完全做唔到嘢」

疫情完全改變了學生生活，不單要適應網課，課外活動也幾乎全部取消，令同學特別憋屈和無奈。今學年馮心雨當選廠商會中學學生會會長，原本磨拳擦掌想投入舉辦活動，為同學們多謀福利，誰知疫情原因「完全做唔到嘢」，各項活動一再推遲甚至取消，只有為中六畢業生設置場地拍照紀念，及敬師日卡片活動能勉強舉行。

提起課外活動的遺憾，廠商會中學幾位同學都提及取消遊學團。該校每年3月都會組織高中生前往北京、日本、韓國等地遊學，但對心雨、禮婷、文迪的一級同學來說，疫情下連續兩年取消了行程。心雨指，本來約好中央老師帶團去北京時，帶同學領略故宮、長城的風采，現在卻變成遙遙無期的落空期許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



馮心雨(左)與練禮婷在家中勤奮學習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廠商會中學疫情之前的班主任課。受訪者供圖

疫情之前

疫情之後

廠商會中學疫情之後的老師網上授課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## 質素難保 差過面授

下教育「新常態」，除增加學生學習壓力外，亦給校長及老師帶來挑戰。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直言，疫情初期十分迷茫與緊張，既面對未知的病毒，又缺乏防疫物資，大家對網上教學的認知甚少，只能邊學邊做適應環境的改變。本身任教數學科的廠商會中學副校長周修略則說，網課初期的硬件及技術問題，經過努力慢慢也能解決，相比之下如何維持網課的課堂質素，更需要持續關注。

黃晶榕指，面對疫情來襲，他一度很擔憂師生健康、情緒及校園生活受到衝擊，惟現實迫使他要迅速適應，與師生一同學習操作網上教學軟件，從不熟悉到後來慢慢習以為常。現時網課總算上了軌道，但對校園少了師生的歡笑聲和吵鬧聲始終感到有點奇怪，校長變成「無兵司令」，內心免不了失落及掛念。

周修略則提到，校方明白學生留家上課怕打擾家人，故一直未有要求學生於網課時一定要打開鏡頭，導致老師較難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，未必能適時調整教學；另一般電腦輸入法未能支援數學科全部公式符號，網上練習和小測都要有選擇性的取捨，故多提供選擇題，效果肯定比面授差，只能慢慢處理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

## 補習社賣家當 老師「貼身」教學

隨著第四波疫情爆發，教育局再次宣布所有學校停止面授課至農曆新年假期。屢次被停課令數以千計的補習社、教育中心收入大受影響，不少機構實行變招應付，其中有小型教育中心坦言已流失了三成學生，故將業務重心轉為網課以減少成本，授課對象則主要由學童轉至長者，讓老人家以網課解悶，部分長者會包利是給老師當作學費；也有連鎖補習社老闆已作好變賣「家當」求生的心理準備，該校老師為了在全新的教學模式下跟進學生進度，凌晨三四時還在回覆學生發問的短訊，也要批改家長半夜傳來的功課，希望以貼身的教學態度捱過疫境。

顧公勉是小型教育中心「東林教育」的創辦人，從事教育工作逾20年，教授國畫、書法、普通話朗誦、作文班等，授課及行政「一腳踢」。疫情肆虐下，面授課大多轉為網課，為了留住學生，他為長者建立不同的書法WhatsApp群組，將講解的過程拍成影片上傳，讓他們下載來看；或透過Google Meet或Zoom直播。部分長者有時買菜經過中心，會上來交功課，「老人家呆在家很悶，有些人也想保持寫書法的習慣」，顧公勉指網上講課成本不多，這些學生會體諒他在疫情下的困難，體貼地跟他說：「你也要付租金、燈油火燭，還要花時間，所以會照付學費。」有些學生會給利是當學費，說：「老師辛苦了！」

顧公勉笑着說：「反正長者想學，我也沒事做，他們給學費係Bonus(額外獎勵)，不給是道理吧！」幸好業主願意減租，加上政府的紓困津貼，故不用結業，他對此感到慶幸，反觀有些「行家」要倒閉，「租金合約賠償、教師的遣散費加起來都四五十萬，壯士斷臂。」至於學習最受影響的，始終還是中小學生，他依然堅持透過網絡為學生批改作文，「每星期請學生交一篇作文，若學校的功課太忙，也盡量讓他們兩個星期交一篇。」疫情未見盡頭，但顧公勉亦按他的慣例寫一些揮春，「若學生來交學費的時候，我就連同收據每人送兩張，當作小心意鼓勵大家！」

至於有兩間補習社的「英譽教育」，其行政總監兼英語導師饒義興表示，去年2月開始停課，「當時兩間分校的500名學生銳減了一半；到4月、5月時，甚至只剩下兩成學生」，饒義興指，租金、人工等支出龐大，「很大機會要變賣家當去維持經營，如果沒辦法，就只好賣屋換錢。」他申請了兩輪「保就業計劃」，希望盡量不裁員。

### 「不少教師臨近清晨才睡」

由於要以錄影課堂取代面授，補習社斥資約十萬元增設電腦等設備，去年5月中起用Zoom教學，在新的教學模式下，有教師凌晨還在回覆學生的提問、批改家長半夜傳來的功課，「不少教師臨近清晨才睡，睡一會就起床工作，都是在預備教材、跟進學生的進度。」該校為了提高知名度及幫助基層學生，早前購買了數百張數據卡免費派予區內有需要的學生，又捐贈防護面罩、眼鏡及過萬個口罩予社區。饒義興唯一的願望是疫情盡快過去，業界也能盡快恢復過來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

饒義興表示，授課時需要開啓三個屏幕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攝



顧公勉正以手機直播點評書法功課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攝



疫情前的化學課堂人氣十足。受訪者供圖



疫情後課堂缺乏人氣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補習社不斷停課復課，饒義興希望疫情盡快過去，業界也能盡快恢復過來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